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

朱子文學理論初探

研究生：李美珠 撰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朱子之文學思想·····	四
壹節 朱子文學思想淵源·····	四
甲、儒家文學思想之承習·····	四
乙、道學家文學思想之承習·····	九
丙、古文家文學思想之承習·····	一九
丁、禪學思想之承習·····	二五
貳節 朱子文學思想主旨之建立·····	二七
甲、文由道流之「文」「道」一體論·····	二七
乙、志之所之爲有實之詩文·····	三三
丙、文體風格主明白平易、勁健平淡·····	三八
丁、「做出」與「說出」，模擬與反模擬·····	四四
第二章 朱子文學創作論·····	四九

壹節	文學創作本根	四九
甲、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	四九
乙、	文由道流	五五
貳節	文學創作基本功夫	六〇
甲、	心地工夫	六〇
乙、	博學精思工夫	六五
丙、	養氣工夫	六九
叁節	文學創作方法	七三
甲、	創作初步法	七四
1.	選要籍而讀	七四
2.	模仿前人作品	七五
3.	守舊格法度	七八
乙、	操翰謀篇	八〇
1.	論練字	八〇
2.	謀篇章	八三
3.	講聲韻	八四
第三章	朱子文學批評論	八七
壹節	批評基礎	八七

甲、「說出」之詩文·····	八七
乙、質文比例·····	八八
丙、尊古格·····	九一
貳節 批評方法·····	九三
甲、作品與時代、地域、作者年歲關係·····	九三
乙、自識得破·····	九九
丙、句法論·····	一〇二
叁節 批評態度·····	一〇六
甲、虛靜而明·····	一〇六
乙、熟讀求精·····	一〇八
第四章 朱子文學理論之影響·····	一一一
第五章 綜論·····	一一八

緒論

宋太祖崇尚文治，壓抑軍權，是以宋代文風熾盛初有楊億、劉筠等沿唐末五代之體，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爲工，柳開、王禹稱、尹洙、石介諸人，雖志欲變古，而力有不逮，及歐陽修出，倡以古文罷黜時文，海內文士，則翕然從之也，另有范仲淹、王安石乃言文主於政教經術，曾鞏和之，而眉山、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則主於議論達詞，文學尤爲天下之冠，至於周程張邵諸子，乃獨研性理，文以載道爲主，譏評當時文士，以專意文事者爲玩物喪志也。

朱子學承二程，乃祖述載道之旨曰：「貫穿百氏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其註通書文辭章，亦本之於道學諸子之文學觀，曰：「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乃以專研華采，務悅人者爲可恥也。朱子覽觀唐宋古文諸家，雖知以務道爲本，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乃徒言其大體而已，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因而裂道與文爲二，其病在於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也。

是以朱子乃融合道學，古文兩家之說，創立「文由道流」之本原論。以「道」爲文學之本原，具有性理之本體意義，以至上唯一之形上存在，而流爲文學形式之表現，其形上之本體，朱子稱曰

「理」，轉化爲現象界則稱曰「氣」其理氣論互爲體用而合一，是以道與文亦本末合一，故其文學形態，內容由氣所成，形式則依理而得，內容與形式合一，即成立一至善至美之文體，朱子因而稱曰「天生成腔子」。

文由道所流，故爲文乃本於體道，聖賢之心有精明純粹之實，則發於胸臆皆文理分明，光輝發越，故創作論，首言體道基本工夫，其次乃論創作方法。窮理明道貴在心之用，是以體道重在心地工夫，乃以敬、靜、克己爲其要旨，次論博學精思工夫，免於偏狹疏淺之病，終言養氣工夫，則主於陽剛，謂陰柔乃小人之類也。至若創作方法，乃承習古文家之論，言文章之法度，體製，創作技巧，皆須本於前賢作品，熟讀詳味，蓋以模仿舊體爲主，才力特異者，乃可變舊格而出新意。論字不求奇詭，以平實無聲色者爲貴，講篇章則務求結構分明，首尾相應，無補接之弊，談聲韻乃偏愛古聲調，稱其有幽眇回鬱，凌厲頓挫之妙，後論聲韻者雖非評其乃強今人以就古，吾人却應體諒朱子思古之深意也。

朱子批評論亦本於文由道流說，故批評基礎乃主於體道之文，其次爲發於心志情感之作，所謂「道之文」或「有實之文」其文體風貌率皆實質無華，故朱子乃以「七分實，只二三分文」爲文學內容與形式之大略比例，蓋其所以言質文比例，乃因不滿意當時文風，受唐五代末流萎靡文體影響，作文者專意於聲律詞采之美化，無求內容之實質，故朱子曰「今人做文字却是燕脂膩粉粧成」，是以文乃合於質之所需而爲，不可用力太多也。道學家言文以說理爲主，朱子論文亦然，發抒義理，務求以明白平易之方式表達，是以文章風格乃主於平易明白，論詩却引用禪學頓悟境界，而以渾成，自得爲詩之最高境，僅以淵明，李白、韋應物三人屬之，然另一方面，基於體道原則，論詩風

格則偏重於剛健、平淡二類，蓋因道體之特質爲正大光明，簡易專一，凡陽剛者必光明，專一者必不紛雜，是以其人，情志豪放剛烈者，其詩乃勁健有筆力，而悟道深者，其詩則平淡自在，寄深味於清淡也。

本文計分五章，第一章朱子文學思想，所以明其文學思想之淵源，及其溶合各家之文學理論而建立其文學基本原理，第二章朱子創作論，就道學家之體道工夫及古文家之創作方法，兩者之調合關係，以明朱子合文與道之集大成。第三章朱子批評論，無論批評之基礎，方法、態度，或風格，皆本之於道，第四章朱子文學理論影響，由直承朱子學派之真德秀、王柏、魏了翁，進而推及金元、明清數家，以見其影響所及之深廣，第五章則將朱子文學理論要旨，做一總結論述。

夫朱子於中國學術思想史及文化史之地位至爲崇高，因其淵博之學識，雖平生不甚專意於文學，然偶因興趣所發之論，蓋已蔚然成流，見識精深也。故北宋時期古文、道學相抗衡，朱子之時，乃不見純古文家之理論，是以南北宋兩代文風之轉化，朱子實爲關鍵人物，研習宋代文論者，豈可忽略乎？

本文之撰寫歷時一載。其疏陋之處，自不可免，幸博雅君子、不吝是正。

第一章 朱子之文學思想

壹節 朱子文學思想淵源

甲、儒家文學思想之承習

理學又稱新儒學，因其學術體系皆本之於儒學，於傳統儒家思想非僅傳承，且附以新義，就文學思想而言，仍本於儒家文學觀，主張文學之載道、政治教化，倫理等實用思想。朱子於宋代學術地位爲集大成之形態，理學至朱子乃集大成，宋代理學家之文學理論亦至朱子集大成。儒家傳統廣義文學觀自漢代漸漸趨向狹義文學觀，經魏晉隋唐五代之發展，文學被視爲純藝術而單獨發展，不再與學術政教合流，至宋代，文學意義又趨於混合，學術分立三途，一曰政事治道，二曰經史博古，三曰文章子集（註一）。朱子承習儒學思想，欲回復先秦兩漢之文學觀，使宋代之文章子集與儒學合一，使文學定義擴大，包括一切經典史集與人文儀則。先秦兩漢之儒家文學觀，影響後代甚巨，尤以理學家，更是發揚其說。朱子注釋四書，撰著詩集傳、楚辭集注、及對先秦文籍及兩漢文家之批評如（孟、荀、國語、戰國策、孝經、左傳、司馬、董、揚、班、賈等），可知其於傳統儒家文學觀之承習情形。

孔子之文學觀可做先秦儒家之代表，其文學意識涵蓋一切文物儀則。論語八佾篇：「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朱子四書集註曰：「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世界書局四書集註一六頁）子罕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子注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同上五六頁）先進篇曰：「文學，子游子夏。」（論語注疏九六頁藝文印書館）邢昺疏，以文章博學釋「文學」之義，而泰伯篇：「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朱子注曰：「文章，禮樂法度也。」（世界書局四書集註五四頁）總觀孔子所言，無論「文」「文學」「文章」，其意義皆非指「文辭」而言，乃是朱子所註，指禮樂制度，或六藝經典，或文章博學之綜合義。是以朱子亦附予文學以廣泛定義。註公治長篇明言曰：

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四書集注廿八頁）

就詩而言，孔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篇）又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篇）又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篇）是以孔子於詩歌之純文學，仍以政治倫理與尚用之價值眼光視之，故就儒家而言，文學、詩歌因不離其政教作用，故有推尊之價值。

孟子，繼承儒學道統，於文學之主張仍秉於政教之需要而提出「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之說，雖其說非就文學一事而言，然後世用之於文學批評，影響甚大。而所言「養吾浩然之氣」亦爲文氣論之始肇端者，理學家則繼承發展爲文學創作之涵養工夫。孟子公孫丑篇曰：

何謂知言，諛辭知其所蔽……遁辭知其所窮。（藝文印書館孟子注疏）

孟子以「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孟子離婁篇）之方法以知言，朱子則用於知文義，觀文章好壞非易事，體認作者本義亦難，若用孟子之「知言」「知人」「論世」「逆志」之法，可以排除蔽障，

得其本指，朱子謂此曰：「識得破」。其言曰：

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語類一三九卷）
如何可以觀出其好壞？朱子云：

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語類一一四卷）

又云：

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語類一三九卷）

又云：

須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

語類八〇卷）

故分析以上朱子所言，孟子知人論世之論，朱子應用其法，以精察文義，斷其好惡，且不存私見，以客觀環境為判斷之依據。

荀子文學觀，仍以立意為宗，以倫理政教為主。性惡篇曰：「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世界書局荀子集解）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磋』，謂學問也。」是荀子將文學，禮義並舉，則以文能載道之謂也。故聖人隆禮義，積文學，則化性起偽，則以文學為一切學問之泛稱。理學家講讀書法，不論文章作法，蓋即承此觀點，以「學」為「文學」，故為學工夫即是為文工夫。朱子曰：

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朱子語類輯略卷二）
是朱子以傳統儒家文學思想，解釋文學之功用，在修身，載道。

周秦時期「文學」「學術」混而不分，至漢代，乃劃分文與學，使「文章」與「文學」判然爲二，其稱學或文學者，多指學術之文，稱文或文章者多指詞章之文。司馬遷著史記，「文章」「文學」二義廓然不混，於儒林傳曰：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史記卷一二一、一二七七頁，廣文書局）

於孝武本紀曰：「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蓋所謂「文學」者指儒術而言也。於儒林傳載曰：

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史記卷一二一、列傳儒林六一）其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是以司馬遷所言「文章」蓋指詞章之義，或亦稱「辭」如於屈原列傳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者，皆好辭」（史記八四卷列傳廿四）故司馬遷已知分劃學術與詞章爲二，班固著漢書，其於文、學觀念亦本於史遷，其藝文志則詩賦略，諸子略，六藝略分別而言，亦可知其於文學觀漸趨明晰也。

漢代因武帝之獨尊儒術，其文學思想，仍受儒家道統影響，文學理論仍主於尚用與載道，其賦則因披以美刺諷諭之美名，故仍得以盛行，個人純粹抒情之作不被重視。其中影響後代較深者尚有揚雄、桓譚、王充等人之文學觀。今舉其要者如下：

（一）文質關係。揚雄論文質之關係，惡乎藻飾太甚。其言曰：

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華之澠法度也。（法言吾子篇，世界書局法言義疏卷二）主張孔子所謂辭達而已之旨，與文質彬彬之意同。又曰：「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同上）此概以文質之充分密合乃得「達」之要旨。朱子於文辭，即力主文字之樸實，不尚華藻，

蓋儒家文學觀向以不尚華采爲原則，此原則又以理學家文論爲最用力發揚者。專力於文辭者，周濂溪評其爲「陋」，與「藝」；伊川則視爲「玩物喪志」。朱子亦視爲文字末流，朱子曰：

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末流。（文集卅七卷與陳丞相）

又曰：

華詞固無益。（文集續集卷二、答蔡季通）

於朱子文集，語類中，批評華藻無益之論至多至繁，揚雄所謂「童子雕蟲篆刻」，蓋此說之始發端倪者。

（二）博學多識。漢書揚雄傳云：「博覽無所不見。」（漢書五十七卷）桓譚傳云：「博學多通，偏習五經。」（後漢書卷五十八上）王充傳云：「常游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漢書卷七十九）蓋漢人爲文，皆非言談無物，朱子評其爲「文實」，即說明其文章以立意說理爲主，文章內容豐盛，見識精闢其作者必「積學以儲寶」（文心神思篇）是以漢代能文之士，亦必爲博學之人。理學家觀文輒以理之充實與否論之，此即受漢代博學爲文思想影響。

（三）文貴有用。王充於其論衡佚文超奇書解諸篇，闡述文貴有用之論，曰：

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論衡三〇卷自紀篇）

又曰：

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論衡二〇卷佚文篇）

此爲儒家文學觀貴尚用之論，理學家文論所謂文以載道，乃遵此觀點而來，文章必明辨事理之是非

，有勸善懲惡，益於教化之作用，則此文乃爲「載道之文」，乃爲可用之文。朱子注通書文辭章即說明文章之作用曰：

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人而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
(通書文辭篇註)

又云：

文字之沒，要以達吾意而已，……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朱文公文集六一卷答曾景建)

以上朱子之言，即承習儒家文貴尙用之說而得。

總論先秦兩漢之文學思想，乃主之於儒家文學觀，廣義之文學含義，使文章與道合一，載道教化成其共同標的，文學創作方式則不離宗經徵聖原道，故依於經典，內容乃求理實不主華藻，依於道統，則以諷頌諫刺，勸善懲惡爲作用，求乎理實，故必以博學爲基礎。是以傳統儒家文學觀，起蒙於孔子，漢人發揚之，宋代理學家開拓之，至朱子則集其大成，將「儒學」與「道學」之文學思想溶合爲一體。

乙、道學家文學思想之承習

郭紹虞於朱子之文學批評一文中(中國文學批評家與批評第二冊)，即開門見山明示朱子在宋代文學批評界所居之地位。郭氏云：

有宋道學至朱子熹而集其大成，有宋道學家之文學批評，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郭氏所評，極爲正確。朱子承習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道學家之文學思想，溶合古文家與釋氏之部分思想，乃集各家之大成，形成理氣與文學合一之文學思想，影響後代（元、明）甚鉅。

一、文以載道思想。「文以載道」乃道學派文學思想之基本原則，首由周子濂溪於通書二十八章文辭章明白揭示。周子云：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沉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周子通書）

周子之文學思想，可由此段得其要：（一）載道之道，其含義爲道德。（二）道爲本爲實，文辭爲其附庸，爲藝。（三）載道之文有教化之功用。（四）載道之文乃稱曰「文」；虛車或徒飾之輪轅，周子稱曰「藝」。（五）載道之文，飾可使人愛而用，故不廢飾。朱子註釋通書，於此章之註解大都本之於周子之意，唯於文辭與道之關係，補充文辭表現道，則必須以才力爲主，非自然可致。朱子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朱子通書文辭章註）此段補述，因朱子自身之文學創作經驗及受古文家思想影響所致，故朱子不完全同意周子輕視「藝」之觀念。而說明文辭與道之合一，必用極高才力之藝，乃可達「傳道」之目的。是以，周子建立之「載道」論，爲理學派文論之主題思想。所著通書、太極圖說，開有宋一代理學之先聲，是其文論所言之「道」亦必有性理之含義，非傳統儒者所言之道，至其於通書文辭章所言「道德」，實即是人生行爲之內在當然之理，而有形而上之意義，並通於天理者。然周子言載道之道，雖有性理之義，但因其文辭章言論太簡，乃無以得其含義之明證。二程論「載道」，則正式附以性理之義，將「道」與「

理」並言。其言曰：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伊川文集卷五）

蓋伊川此處即以「理」爲載道之道也。因此「道」即是理，則有本體之形上意義，亦可落實爲行爲準則道德之義。而性理哲學以爲人可由心性之修養，與形上本體之天理相通。故爲文欲載道，其必由學養而得，道之充於中，則所發蘊之文皆爲理明而載道之文。故伊川云：

聖人亦擴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伊川文集卷五）

故周、程所言「道德，實也」「有德者必有言」即以文之內容爲「道」所充，是以作者必由養情性，窮義理，而具有「德」與「實」，其所發擴之文，是出於胸臆之自然，所載者乃觀天文察時變，體人文化天下之義理，若此乃謂載道之文，別以詞章之文也。

朱子承習載道說，亦主張爲文之目的，在於載道，其云「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朱文公文集卷三十與汪尚書書）作者爲文，因而必有根本工夫，根本工夫即是修德窮理，所謂充實於中自然發爲道之文，見於文辭，非得已也。朱子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朱子語類一三九卷）

又云：

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朱子語類一三九卷）

答林巒云：

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朱文公文集卷卅九、四部叢刊本）

以上朱子之言，皆本於載道之思想，道爲本，文辭僅爲傳道之工具，故內容之充實涵養乃是爲文之主要部分。以上之觀念，朱子與其他理學文論家無異。然而，周程強調道之部分，忽視文學表現之重要性，認爲由道而文其過程乃自然可致，以重視文學表現方法爲有害於道之體認，此蓋過度偏激之論，朱子不取。朱子曾云：「意中不了了而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通書廿八章文辭章註）是以朱子重視傳道之文學表現技巧。而朱子又將周程所言道與文分立之關係，加以改善，提出文由道流，文道合一之說，仍不違載道之原則，且可使理學派文與道關係不產生矛盾，爲文即可傳道，亦不會玩物喪志。（註：程子云：爲文亦翫物也。）（二程遺書一八卷）

三不可專意作文。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通書廿八章四部叢刊本）揭示專意文章之鄙陋，此則顯示濃厚之道學務德思想，伊川乃進一步強調，專意文章，非僅陋矣，甚而害道，其回答弟子之問云：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二程遺書一八卷）

周程二氏鄙視作文爲陋，爲翫物，其立場爲堅決反對文學藝術價值，故所說之文章，乃指載道之文以外之「專務章句悅人耳目」（二程遺書一八卷）之文章，簡言之，周程以爲探究義理之「道之文」，皆由胸臆自然擴發所致，故其創作乃是如「化工生物」（註二）不須文學藝術技巧。至若文辭之文，則須專意學習其藝術技巧，專意則志被局限，不得體道務德，故於道爲有害。朱子對此論